



前漢書卷第二十四

食貨志四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  
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  
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燎木  
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  
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  
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  
民不倦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祖  
飢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

近賦入貢裴林遷有無萬國作又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寡安亡傾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敖民地亡曠土理民之道

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二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

前漢書 卷二十四  
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  
爲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  
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  
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  
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種穀必雜五種  
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  
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蔬殖於疆  
場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  
七十可以食肉在壑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

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  
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  
鄉而爲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  
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其詩  
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  
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  
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  
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  
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旣入婦人同巷相從  
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

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不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周室旣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於是上貪民怨災害

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

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歛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歛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歛而糴之故雖遇

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  
之魏國國以富彊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任伯  
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  
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  
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  
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  
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饑女子紡績不足衣服  
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內  
愁怨遂用潰畔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  
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

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以蓋臧自天子不  
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  
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  
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  
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  
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  
卽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  
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  
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  
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

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  
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  
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  
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  
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  
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  
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  
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  
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

而衝擊罷夫羸老易子而蔽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  
方之能疑者竝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  
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  
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  
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  
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  
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  
下惜之於是上感詛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鼂  
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  
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



前漢書志卷之四  
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亾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  
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  
亾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  
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  
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  
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  
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  
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  
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  
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

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  
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  
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  
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  
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  
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  
所勸亾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  
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  
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  
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

前漢書 卷之四  
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  
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  
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日休  
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  
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  
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  
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  
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  
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  
肉凶農夫之苦有任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

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  
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亾者也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  
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  
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  
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  
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  
所潔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  
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

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日主用足二日民賦少三日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亾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亾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

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漑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乃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二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又徒復作得輸粟於

前漢書 卷之四  
縣官以除罪始造苑馬以廣用宮室列館車馬益增  
修矣然婁敎有司以農爲務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  
七十年間國家亾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  
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  
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  
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羣乘牝牝者擯而  
不得會聚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  
以爲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  
於是囹圄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  
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

廬車服僭上亾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  
夷內興功利役費竝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  
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  
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  
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  
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  
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  
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  
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  
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亾立錐之地又

前漢書 卷三十四  
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  
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  
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  
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  
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  
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  
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  
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  
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

天下虛耗人復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  
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爲  
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畝三耨歲代處故曰代田  
古法也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爲耨廣尺深尺曰耨長  
終畝一畝三耨一夫三百耨而播種於三耨中苗生  
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隕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  
芸或芋黍稷儼儼芸除草也籽附根也言苗稍壯每  
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儼儼而  
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  
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

縵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墾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畝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畜積宣帝卽位用吏多選

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筭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

前漢書 卷之四  
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  
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  
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  
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  
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元帝卽位天下  
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飢穀石三百餘民  
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  
假田官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  
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  
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

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亾  
兵革之事號爲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爲意永始  
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刺史守相坐  
免哀帝卽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  
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亾周亂秦兵革之後天  
下空虚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  
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  
民訾數鉅萬而貧弱俞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  
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爲  
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

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臧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爲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陞小漢家制度以爲疏闊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

夷鉤町稱王莽乃遣使易單于印貶鉤町王爲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竝出一舉滅匈奴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江淮而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爲邪貧者窮而爲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



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警警然陷刑者衆  
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  
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它政詩亂邊兵二十餘萬人  
卽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歛民俞貧困常苦枯  
旱亾有平歲穀賈翔貴末年盜賊羣起發軍擊之將  
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  
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遣  
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擾流民  
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澹官以稟之吏盜其稟飢死  
者什七八莽耻爲政所致乃下詔曰予遭陽九之阨

百六之會枯旱霜蝗飢饉荐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  
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歲爲此言以至於  
亾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爲  
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  
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  
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太公退又行之於齊  
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  
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  
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

前漢書 卷三十四  
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  
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臧也民有餘則  
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  
以重凡輕重歛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  
萬鍾之臧臧繼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繼  
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  
澹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桓公遂用區區  
之齊合諸侯顯伯名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  
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  
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

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  
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  
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  
用將有所乏乏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  
民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爲潢洿也竭亾  
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  
周郭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秦并天下幣爲二  
等黃金以溢爲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  
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臧不爲幣  
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

民鑄莢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宦爲吏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

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休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

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  
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  
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  
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  
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  
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  
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呂御輕重錢輕則呂術斂之  
重則呂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呂作兵器呂假貴臣  
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呂臨萬貨呂調盈虛呂收  
奇羨則官富實而未民困六矣制吾棄財呂與匈奴

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  
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  
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  
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遇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  
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卽位數年嚴助朱買臣  
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  
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  
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則燕齊之  
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  
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

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抗蔽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澹  
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耻相冒武力  
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其後衛青歲以  
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  
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餼率十餘鍾致一石  
散幣於邛犍以輯之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  
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  
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置滄海郡人徒  
之費疑於南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  
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竝虛乃募民

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  
此此後四年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  
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  
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  
稅旣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  
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  
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  
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  
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  
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

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更益慘急而法令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爲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旣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

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鄭當時爲渭漕回遠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天子爲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臧以澹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

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帶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氏首仰給焉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任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

錢質而取鉛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緡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

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焉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鉛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

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益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輶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美如故諸賈人末作貫貸



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笄一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笄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笄商賈人輶車二笄船五丈以上一笄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没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乃超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官上強拜之稍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

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爲利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温舒等用急刻爲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

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倉壁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郡國鑄錢民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

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

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織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繇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

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二千里天子憐之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卒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

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其具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爲山東不澹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斤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

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旣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筭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

前漢書 卷之四  
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然兵所過縣縣以爲訾給毋  
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  
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  
幹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  
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  
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  
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  
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  
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  
如此富商大賈以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

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於  
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  
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  
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  
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諸  
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  
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  
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是歲  
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  
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久

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爲御史大夫昭帝卽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乃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弘羊自以爲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亾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減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

耒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竝行莽卽真

以爲書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元龜岨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公龜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

爲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爲布貨十品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殼以連錫文質

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其金銀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大小受直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以御魍魎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竝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能無爲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讎與欲得卽易所

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



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  
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  
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  
舍皆各自占所爲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  
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  
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四時中  
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爲其市平毋  
拘它所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絲之物周於民用而  
不讎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  
錢萬物印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其賈氏賤

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民欲祭祀喪紀  
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祭祀毋過  
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  
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義和魯匡言  
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唯酒酤  
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  
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  
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  
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  
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

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  
古今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盧以賣  
讎五十釀爲準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  
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  
之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  
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醕載灰炭給工器薪樵之  
費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  
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  
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臧不實百姓俞病莽知  
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

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  
姓所取平印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  
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印於市雖貴數倍  
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卽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  
之每一幹爲設科條防禁犯者臯至死姦吏猾民竝  
侵衆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  
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  
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  
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  
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

前漢書 卷之四  
三  
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竝行又以大錢行  
久罷之恐民挾不止乃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  
俱枚直一竝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  
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  
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乃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  
者與妻子没入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  
同罪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俞衆及五  
人相坐皆没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愁苦  
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  
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

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  
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枯  
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  
不得奉祿而私賦歛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  
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  
自存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  
日廣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亾緣邊  
四夷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  
口減半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  
年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贊曰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書云楙遷有無周有  
 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歛野有  
 餓莩而弗知發故筦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弘羊均  
 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  
 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  
 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  
 竭亾次矣

前漢書卷第二十四

前漢書卷第二十五

郊祀志五

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  
 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獮有祭是以聖王為  
 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  
 曰覲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為之牲器使先聖之  
 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為祝能知四  
 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故有神民之  
 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  
 之嘉生民以物序災禍不至所求不匱及少昊之衰

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家爲巫史享祀無度  
黷齊明而神弗蠲嘉生不降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顛  
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呂屬神命火正黎司地呂  
屬民使復舊常亾相侵黷自共工氏霸九州其子曰  
句龍能平水土死爲社祠有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  
柱能殖百穀死爲稷祠故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虞  
書曰舜在濬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  
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  
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  
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

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樂三帛二牲一死爲贄五月  
巡狩至南嶽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  
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者恒山也皆如  
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二  
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黷二龍去之其後十三世  
湯伐桀欲褫夏社不可作夏社乃褫烈山子柱而以  
周棄代爲稷祠後八世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  
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  
巫咸後十三世帝武丁得傳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  
宗有雉登鼎耳而雒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

前漢書志 卷十五  
位以未寧後五世帝乙嫚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  
亂武王伐之由是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嫚也  
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  
諸侯曰泮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天子祭天下名  
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  
侯而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大夫祭門戶井竈中  
霤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祀有禁後  
十三世世益衰禮樂廢幽王無道爲犬戎所敗平王  
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爲諸侯而居西自以

爲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  
羊各一云其後十四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  
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  
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  
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而雍有吳陽  
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祀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  
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  
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作  
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  
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

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雌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  
牢祠之名曰陳寶作陳寶祠後七十一年秦德公立  
卜居雍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  
三百牢於鄜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御蠱災後四  
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後十三年秦穆公  
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穆公平  
晉亂史書而滅之府而後世皆曰上天穆公立九年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  
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  
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慮羲封泰山禪云云神

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  
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  
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  
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於社首皆受  
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  
東馬縣車上甲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  
江漢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  
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鄙上黍  
北里禾所以爲盛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

前漢書 志 卷之五  
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  
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  
蒿藜莠茂鳴梟羣翔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  
公乃止是歲秦穆公納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  
君平其亂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後五十年周靈王  
卽位時諸侯莫朝周襄弘乃明鬼神事設射不來不  
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  
弗從而周室愈微後二世至敬王時晉人殺襄弘是  
時季氏專魯旅於泰山仲尼譏之自秦宣公作密時  
後二百五十年而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祭黃帝作

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周  
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當復合合七十年而伯  
王出焉儋見後七年櫟陽雨金獻公自以爲得金瑞  
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後百二十歲周赧王卒九  
鼎入于秦或曰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亾而  
鼎淪沒於泗水彭城下自赧王卒後七年秦莊襄王  
滅東周周祀絕後二十八年秦并天下稱皇帝秦始皇  
皇帝既卽位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曠見夏得木  
德青龍止於郊草木鬯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  
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文公出獵



前漢書志 卷之五  
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  
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呂六爲名音上大呂事統上  
法卽帝位三年東巡狩郡縣祠騶嶧山頌功業於是  
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諸儒生或  
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  
祠席用苴稽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垂異難施  
用由此黜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  
頌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泰  
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臧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旣

黜不得與封禪聞始皇遇風雨卽訊之於是始皇遂  
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  
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呂來作之齊所以爲  
齊呂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  
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者二曰地主祠泰  
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時地  
賢陽祭之必於澤中園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  
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  
陽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竝勃  
海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陽呂

迎日出云八日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元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

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秦始皇至海上則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弗及使人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到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竝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

叛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年而秦  
亾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滅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  
叛之皆說曰始皇上泰山爲風雨所擊不得封禪云  
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邪昔三代之居皆河  
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  
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  
五帝以至秦迭興迭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  
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  
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嶠以  
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

會稽湘山水曰沔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禱因泮凍秋  
涸凍冬塞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圭幣各異自  
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  
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水曰河  
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  
涸禱塞如東方山川而牲亦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  
四大冢鴻岐吳嶽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  
嘗醪此皆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  
霸產豐滂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數呂近咸陽盡  
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壻山

之屬爲小山川亦皆禱塞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邳有天神豐鎬有昭明天子辟池於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壽星祠而雍管廟祠亦有杜主柱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也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爲歲祠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中之月月祠若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駟

時駒四匹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圭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它名山川諸神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卽有災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初起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而殺者赤帝子也及高祖禱豐枌榆社狗沛爲沛公則祀蚩尤釁

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  
色上赤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  
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  
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  
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  
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  
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  
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  
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  
春以羊彘祠之今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

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  
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秦  
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  
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  
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  
也各有時日其後二歲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  
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今天下立  
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  
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  
制曰可文帝卽位十三年下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

前漢書 志 卷五  
下朕甚弗取其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今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明年以歲比登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加各二及諸祀皆廣壇場圭幣俎豆以差加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乃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公孫臣言是非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文帝

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於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朕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涇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涇陽五

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  
輝然屬天焉於是賢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  
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  
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祠以五  
牢其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  
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  
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  
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亾  
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  
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

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  
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  
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  
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御後歲少不登數歲而孝景  
卽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武帝  
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  
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  
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  
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  
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

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見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礪氏館神君者長陵女子呂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上卽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人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間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餽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

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竒中常從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廼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祠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



前漢書 卷五十三  
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  
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久之少君病死  
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也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而海  
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  
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  
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爲壇開八  
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  
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  
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  
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言古天子常以

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  
青牡馬泰一臯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  
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泰一於忌泰一  
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然有司曰陛下肅  
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  
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於  
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  
天子以它縣償之常山王有罪舉天子封其弟真定  
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  
郡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夫人

卒少翁以方蓋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呂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哀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竒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問之果爲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又作柏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

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瘡強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瘡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蕭然居室帷中時畫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共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畫法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意其事祕世莫知也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數

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今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爲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還過雒陽下詔封周後令奉其祀語在武紀上始巡幸郡縣寢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登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

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王死它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入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旣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以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効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

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闔萁萁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得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誥御史昔禹䟽九河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飛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

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童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弟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視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擊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汾陰巫錦爲民祠

魏睚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其泉從上行薦之至中山晏温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之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年豐楙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賜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祐夏德

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亾鼎乃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鼎及鼐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今鼎至其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視宗禰廟臧於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

已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  
冕侯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  
歲已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  
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  
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  
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  
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  
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  
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  
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魯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

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  
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  
靈之封君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  
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  
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乃  
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  
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  
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塞門者谷口  
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  
顛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

龍乃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顛龍顛拔惶惶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顛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使東祭八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壇三咳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神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鵝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膾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

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助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蒲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

臘間祠三歲天子壹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泰一三星爲泰一鋒旗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侯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毋効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春

旣滅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以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旣至其泉爲且用享泰山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



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旣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旣已不能辯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爲封祠器視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

屬圖封事於是上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乃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乃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密高爲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上因東上泰山泰山草木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竒方者以萬數迺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

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聞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陞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

益雜封縱遠方竒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爲元封語在武紀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旣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周萬八千里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

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爪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緹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是歲旱天子旣出亾名廼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湛祠而去是時旣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

見鬼數有効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嫚故衰耗乃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館如緹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飛廉桂館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甘泉殿房內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若有光云乃下詔赦天下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

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天旱意乾封乎其  
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明年上郊雍五時通回中道遂  
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西河歸幸河東祠后土明  
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灤之天柱山號曰  
南嶽浮江自潯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各山川北至  
琅邪並海上四月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  
山東北吐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  
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  
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  
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

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  
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  
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  
始拜明堂如郊禮畢祭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  
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所  
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還幸甘泉郊泰時  
春幸汾陰祠后土明年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  
冬至日祀上帝於明堂後每修封其贊饗曰天增授  
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東至海上  
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幾遇之乙酉柏

梁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  
日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上還以柏梁災故受  
計其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  
治明庭明庭其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其泉者  
其後天子又朝諸侯其泉其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  
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  
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  
十餘丈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  
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  
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

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歷  
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更印章以五字因爲太  
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  
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孰  
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  
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  
獨行過親祠乃用駒它禮如故明年東巡海上考神  
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  
以候神人於執期名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  
年上親禮祠上犢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

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  
後不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  
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其後令帶奉祠候  
神物復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間石  
間在泰山下吐南方方士言僊人間也故上親禪焉  
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恒山自封泰山後  
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矣後五年復至泰山修  
封東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事八神延  
年又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云後五年上  
復修封于泰山東游東萊臨大海是歲雍縣無雲如

雷轟者二或如虹氣蒼黃若飛鳥集棫陽宮南聲聞四  
百里墮石二黑如鷲有司以爲美祥以薦宗廟而方  
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呂大人  
之迹爲解天子猶羈縻不絕幾遇其真諸所興如薄  
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宮以  
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  
山宅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  
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宅祠皆如故甘泉泰一汾陰后  
土三年親郊祠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  
昭帝卽位富於春秋未嘗親巡祭云宣帝卽位由武

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鴈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于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上廼下詔赦天下時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共已正南面非宗廟之祀不出十二年乃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齊戒親奉祀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

始幸甘泉郊見泰時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其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爲神爵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爲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瀟山於瀟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河於臨晉江於江都淮於平氏濟於臨邑界中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爲立祠又呂方士言爲隨侯

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  
室山於卽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  
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  
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胸之罌山於  
腫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  
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京師近縣鄆則有勞谷五  
牀山日月五帝僊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  
屠王也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  
四祠於膚施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  
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來之大夫劉更生

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秘之方今尚方鑄作事不驗更  
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  
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  
也後尚方待詔皆罷是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  
多以爲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  
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  
豳公劉發迹於豳大王建國於邠梁文武興於鄆鎬  
由此言之則邠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  
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于邠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  
臣官此邠邑賜爾旂鸞黼黻瑠戈尸臣拜手稽首曰



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始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于宮廟也昔寶鼎之出於汾睢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今穀慳未報鼎焉為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臧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睢上非舊臧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上自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皇集翔於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乃下詔赦天下後間歲鳳皇神爵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其冬

鳳皇集上林乃作鳳皇殿呂苕嘉瑞明年正月復幸甘泉郊泰時改元曰五鳳明年幸雍祠五時其明年春幸河東祠后土赦天下後間歲改元為甘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其夏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鐘虜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時以為美祥後間歲正月上郊泰時因朝單于於甘泉宮後間歲改元為黃龍正月復幸甘泉郊泰時又朝單于於甘泉宮至冬而崩鳳皇下郡國凡五十餘所元帝即位遵舊儀閒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凡五奉泰時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

前漢書志 卷十五 三十  
過毋出田租賜百戶牛酒或賜爵赦罪人元帝好儒  
貢禹韋玄成匡衡等相繼爲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  
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帝玄成爲丞相議罷  
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後元帝寢  
疾夢神靈譴罷諸廟祠上遂復焉後或罷或復至哀  
平不定語在韋玄成傳成帝初卽位丞相衡御史大  
夫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  
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  
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  
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

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  
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  
雲陽行谿谷中隄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  
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  
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  
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  
郊於豐鄘成王郊於維維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  
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  
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  
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

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葬於太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君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大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忽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

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

之既定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埃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埃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橐稽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

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旣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厨官縣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

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  
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  
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社主有五祠置其一又  
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  
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臯  
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  
孝宣參山蓬山之衆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  
僊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  
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明年匡衡坐  
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

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  
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  
絕種祠况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  
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  
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  
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  
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  
砰隱野雞皆雒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傳  
馳詣行在所以爲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  
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

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于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時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

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竒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

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興輕舉登遐倒景覽  
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  
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  
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  
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  
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  
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  
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師而兵挫地削身  
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  
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

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  
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  
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案震動海內  
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擊言有神僊  
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  
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  
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  
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  
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  
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絕此類

母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後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穡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祭禮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畷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

當渡疾風起波般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乃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荅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卽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喜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哀帝卽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



前漢書 志 卷三十五 三十七  
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  
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怠  
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  
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  
行事而禮祠焉後三年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大司  
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  
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  
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  
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

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  
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  
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  
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  
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乃不復自親而使有司  
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  
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  
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  
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  
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

前漢書 卷之五  
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呂未  
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呂卒不獲祐復長  
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  
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  
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  
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  
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  
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呂六律六鐘五  
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祭山川  
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

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  
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  
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  
墜其誼一也天墜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呂墜  
配一體之誼也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  
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  
用繭栗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呂事天墜  
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祭瘞薶用牲一  
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祭南郊墜用  
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

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  
輯此天墜合祀呂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  
墜上之園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  
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墜祇皆出天墜有常位不得常  
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  
呂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呂  
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  
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  
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呂助致微  
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

有司所呂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  
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  
間天墜之祠五徙焉後莽又奏言書曰類于上帝禋  
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  
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  
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  
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  
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諄山澤  
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臣前奏徙其泉泰時  
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于四郊

前漢書 志 卷之五  
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時不合於古又  
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  
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  
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  
子父事天母事墜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  
泰時而稱墜祗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  
有尊稱宜令墜祗稱皇墜后祗兆曰廣時易曰方呂  
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呂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墜之  
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  
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墜兆東方帝大昊青靈句芒

時及靄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  
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  
帝少皞曰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  
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  
北宮于北郊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  
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  
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呂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  
呂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  
詩曰乃立冢土又曰呂御田祖呂祈甘雨禮記曰唯  
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

前漢書 卷五十五  
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官稷呂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莽篡位二年興神僊事呂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於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又種五梁禾於殿中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鬻鶴髓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穀僊之術也呂樂爲黃門郎令主之莽遂密鬼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呂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鶩雁犬當麋鹿數下詔自呂當僊語在其傳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于孝文始呂夏郊而張倉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爲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爲盛太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呂爲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呂毋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毋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昔共工氏呂水德間于木火與秦

前漢書卷第二十五  
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末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應順時宜矣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求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

前漢書卷第二十五

前漢書卷第二十六

天文志六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闕陜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鬪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暈適背穴抱珥重蜺迅雷風祲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是以明君覩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中宮天極星其

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銳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四星曰天棊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

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在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三能色叁君臣和不叁爲乖戾柄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蠶有句園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棊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王失計房爲天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衿北一星曰牽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

星曰天市天市中星衆者實其中虛則耗房南衆星  
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其兩旁  
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  
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宗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  
曰南門氏爲天根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  
箕爲敖客后妃之府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  
王者惡之

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筐衛十二星藩臣  
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掖門內六  
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十五星曰哀鳥即位

旁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  
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名之中坐成形  
皆羣下不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隨星四名曰  
少微士大夫權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  
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爲水事火  
入之一星居其左右天子且以火爲敗東井西曲星  
曰戍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爲關梁輿鬼鬼祠  
事中白者爲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  
觀成潢傷成戍禍成井誅成質柳爲鳥喙主木草七  
星頸爲負宮主急事張嗥爲厨主觴客翼爲羽翮主



前漢書 卷三十一  
遠客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  
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  
天庫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亡處車馬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  
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豨爲溝瀆婁爲聚  
衆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層積昂曰旄頭胡星也爲  
白衣會畢曰旱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爲  
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昂畢間爲天街其陰  
陰國陽陽國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  
星銳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膀也小三星

隅置曰觜觶爲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  
天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  
曲九星三處羅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旂其  
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  
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  
常以秋分時候之南郊

北宮玄武虛危危爲蓋屋虛爲哭泣之事其南有衆  
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曰戍旁一大星北落北  
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稀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  
火金水尤甚火入軍憂水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

兩兩而比曰司寇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梁王梁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橫天橫旁江星江星動以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左星右右將嫫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而前爲羸退舍爲縮羸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其將死國傾敗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曰當居不居國亡所之國昌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安靜中度吉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祇見其舍也歲星羸而東南石氏見彗星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彗本類星末類彗長二丈羸東北石氏見覺星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棊本類星末銳長四尺縮西南石氏見欖雲如牛甘氏不出三月杓生天槍左右銳長數丈縮西北石氏見槍雲如馬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欖本類星末銳長數丈石氏槍欖棊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餘殃不

前漢書 志 卷之六 五  
盡爲旱凶饑暴疾至日行一尺出二十餘日乃入甘  
氏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  
殃又曰祆星不出三年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  
氣罰見熒惑逆行一舍二舍爲不祥居之三月國有  
殃五月受兵七月國半亡地九月地大半亡因與俱  
出入國絕祀熒惑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所  
居之宿國受殃殃還至者雖大當小居之久殃乃至  
者當小反大巴去復還居之若居之而角者若動者  
繞環之及乍前乍後乍左乍右殃愈甚一曰熒惑出

則有大兵入則兵散周還止息乃爲其死喪寇亂在  
其野者亡地以戰不勝東行疾則兵聚于東方西行  
疾則兵聚于西方其南爲丈夫喪北爲女子喪熒惑  
天子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  
氣罰見太白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  
北爲羸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  
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爲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  
凶當出不出當入不入爲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王  
之墓有亡國一曰天下偃兵壅有兵者所當之國大

凶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至破國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舉兵所當之國亡當期而出其國昌出東爲東方入爲北方出西爲西方入爲南方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入七日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復出相死之入又復出人君惡之已出三日而復微入三日乃復盛出是爲栗而伏其下國有軍其衆敗將北已入三日又復微出三日乃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帥師雖衆敵食其糧用其兵虜其帥出西方失其行夷狄敗出東方失其行中國敗一日出蚤爲月

食晚爲天祲及彗星將發于亡道之國太白出而留桑榆間病其下國上而疾未盡期日過參天病其對國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是爲亂紀人民流亡晝見與日爭明疆國弱小國彊女主昌太白兵象也出而高用兵深吉淺凶埤淺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角敢戰吉不敢戰凶擊角所指吉逆之凶進退左右用兵進退左右吉靜凶園以靜用兵靜吉趨凶出則兵出入則兵入象太白吉反之凶赤角戰太白者猶軍也而熒惑憂也故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舒出太白之陰有分軍出其陽有

偏將之戰當其行太白還之破軍殺將辰星殺伐之  
氣戰鬪之象也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夷狄敗  
中國勝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國敗夷狄勝  
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大利積于西方夷狄  
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爲客辰星出太白爲主人  
辰星與太白不相從雖有軍不戰辰星出東方太白  
出西方若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  
不戰辰星入太白中五日乃出及入而上出破軍殺  
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不去將死正其  
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其所指以名破

軍辰星繞環太白若鬪大戰客勝主人吏死辰星過  
太白間可械劔小戰客勝居太白前旬三日軍罷出  
太白左小戰歷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  
右去三尺軍急約戰凡太白所出所直之辰其國爲  
得位得位者戰勝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  
害者敗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右肩青比參左  
肩黑比奎大星色勝位行勝色行得盡勝之  
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聽失逆冬令傷水  
氣罰見辰星出蚤爲月食晚爲彗星及天祱一時不  
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失其時而出爲當

前漢書 卷三十一  
天文  
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與它  
星遇而鬪天下大亂出於房心間地動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爲  
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故四星皆失填星乃爲之動  
填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復還居之  
國得土不乃得女子當居不居旣已居之又東西去  
之國失土不乃失女不有土事若女之憂居宿久國  
福厚易福薄當居不居爲失填其下國可伐得者不  
可伐其羸爲王不寧縮有軍不復一曰旣已居之又  
東西去之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失次而上一舍三

舍有王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二舍有后感其  
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凡五星歲與填合則爲內  
亂與辰合則爲變謀而更事與熒惑合則爲饑爲旱  
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爲水太白在南歲在北名  
曰牝牡年穀大孰太白在北歲在南年或有或亡熒  
惑與太白合則爲喪不可舉事用兵與填合則爲憂  
主孽卿與辰合則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填與辰合  
則將有覆軍下師與太白合則爲疾爲內兵辰與太  
白合則爲變謀爲兵憂凡歲熒惑填太白四星與辰  
鬪皆爲戰兵不在外皆爲內亂一曰火與水合爲涿

前漢書志卷三十九  
天文  
與金合爲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合國亡地與木  
合則國饑與水合爲雍沮不可舉事用兵木與金合  
鬪國有內亂同舍爲合相陵爲鬪二星相近者其殃  
大二星相遠者殃無傷也從七寸以內必之凡月食  
五星其國皆亡歲以饑熒惑以亂填以殺太白彊國  
以戰辰以女亂月食大角王者惡之凡五星所聚宿  
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從太  
白以兵從辰以法以法者以法致天下也三星若合  
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民人乏饑改立  
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湯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

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掩有  
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  
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  
也凡五星色皆圜白爲喪爲旱赤中不平爲兵青爲  
憂爲水黑爲疾爲多死黃吉皆角赤犯我城黃地之  
爭白哭泣之聲青有兵憂黑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  
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

凡五星

歲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惑緩則不出急則  
不入違道則占填緩則不建急則過舍逆則占太白

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  
非時則占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  
凡以宿星通下之變者維星散句星信則地動有星  
守三淵天下大水地動海魚出紀星散者山崩不即  
有喪龜鼈星不居漢中川有易者辰星入五車大水  
熒惑入積水水兵起入積薪旱兵起守之亦然極後  
有四星名曰句星斗柄後有三星名曰維星散者不  
相從也三淵蓋五車之三柱也天紀屬貫索積薪在  
北戌西北積水在北戌東北

角亢氐沈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

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璧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  
州觜鵬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  
荊州甲乙海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巳中州  
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一曰甲齊乙東  
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巳韓庚秦辛西夷壬燕趙癸北  
夷子周丑霍寅趙卯鄭辰邯鄲巳衛午秦未中山申  
齊酉魯戌吳越亥燕代秦之疆候太白占狼弧吳楚  
之疆候熒惑占鳥衡燕齊之疆候辰星占虛危宋鄭  
之疆候歲星占房心晉之疆亦候辰星占參罰及秦  
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



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  
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  
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  
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海碣石是以秦晉好用兵  
復占太白太白血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  
星出入趨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  
凡五星早出爲羸羸爲客晚出爲縮縮爲主人五星  
羸縮必有天應見杓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曰名  
監惠在斗牽牛失次杓早水晚旱甘氏在建星婺女

太初歷在營室東壁

在卯曰單闕二月出石氏曰名降入在婺女虛危甘  
氏在虛危失次杓有水災太初在奎婁

在辰曰執徐三月出石氏曰名青章在營室東壁失  
次杓早早晚水甘氏同太初在胃昴

在巳曰大荒落四月出石氏曰名路踵在奎婁甘氏  
同太初在參罰

在午曰敦牂五月出石氏曰名啟明在胃昴畢失次  
杓早早晚水甘氏同太初在東井輿鬼

在未曰協洽六月出石氏曰名長烈在觜觶參甘氏

在參罰太初在注張七星  
 在申曰涪灘七月出石氏曰名天晉在東井與鬼甘  
 氏在弧太初在翼軫  
 在酉曰作詒八月出石氏曰名長壬在柳七星張失  
 次杓有女喪民疾甘氏在注張失次杓有火太初在  
 角亢  
 在戌曰掩茂九月出石氏曰名天睢在翼軫失次杓  
 水甘氏在七星翼太初在氏房心  
 在亥曰大淵獻十月出石氏曰名天皇在角亢始甘  
 氏在軫角亢太初在尾箕

在子曰困敦十一月出石氏曰名天宗在氏房始甘  
 氏同太初在建星牽牛  
 在丑曰赤奮若十二月出石氏曰名天昊在尾箕甘  
 氏在心尾太初在婺女虛危甘氏太初歷所以不同  
 者以星羸縮在前各錄後所見也其四星亦略如此  
 古歷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以熒惑太  
 白為有逆行夫歷者正行也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  
 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夏氏日月  
 傳曰日月食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星傳曰日者德  
 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然而歷紀推

月食與二星之逆亡異熒惑主內亂太白主兵月主刑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失中雖其亡亂臣賊子師旅之變內臣猶不治四夷猶不服兵革猶不寢刑罰猶不錯故二星與月為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尸流血之兵大變乃出甘石氏見其常然因以為紀皆非正行也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傳日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非也故熒惑必行十六舍去日遠而顛恣太白出西方進在日前氣盛乃逆行及月必食於望亦誅

盛也

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星其狀類辰去地可六丈大

而黃

六賊星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

有光

司詭星出正西西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

白

咸漢星出正北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  
察之中青此四星所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滅光亦出四隅去  
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城邑亂如  
星非星如雲非雲名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  
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  
散氣其本曰水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住者兵  
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流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墜及望之  
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銳見則有  
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銳其見  
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客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鷄其怒青黑色象伏鱉  
枉矢狀類大流星虵行而倉黑望如有毛目然  
長庚廣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起兵星碌至地則石  
也天暝而見景星

前漢書 卷之六  
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

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寒也故日進爲暑退爲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爲常寒退而短爲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爲寒暑一曰晷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

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  
星爲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氏十  
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  
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執然也故過中則疾  
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  
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  
於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箕星爲  
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  
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  
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

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  
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  
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  
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  
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入太  
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日月爲風雨日爲  
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  
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月出房北爲雨  
爲陰爲亂爲兵出房南爲旱爲天喪水旱至衝而應

前漢書志卷三十一  
及五星之變必然之效也兩軍相當日暈等力均厚  
長大有勝薄短小亡勝重抱大破亡抱為和背為不  
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兵破軍若曰殺將抱且  
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  
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  
先去前有利後有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  
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後發疾雖勝亡功見  
半日以上功太白垂屈短上下銳有者下大流血日  
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  
生生所利不然食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躔加日

時用名其國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  
桑榆上千餘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居三  
千里雲氣有戰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  
高三河之郊氣正赤常山以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  
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  
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  
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其氣  
平者其行徐前高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  
高銳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道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  
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

前漢書 卷五十六  
十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  
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  
絕遠者戰精白其芒低者戰勝其前赤而印者戰不  
勝陳雲如立垣杼雲類杼柚雲搏而端銳杓雲如繩  
者居前竟天其半半天蜺雲者類關旗故銳鉤雲句  
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乃有占  
兵必起占關其直正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  
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間南夷  
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  
泉金寶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壑

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  
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整治城郭室屋門戶之  
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  
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困是謂慶雲慶雲  
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不濡見則其城被甲而趨  
夫雷電輟垂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  
秋冬則臧故候書者亡不司天開縣物地動圻絕山  
崩及陁川塞谿坎水澹地長澤竭見象城郭門閭潤  
息橐枯宮廟廊第人民所次善俗車服觀民飲食五  
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



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譁與人逢選訛言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壹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四時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叔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爲麥食至日跌爲稷跌至晡爲黍晡至下晡爲叔下晡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雲有風有日當其時

深而多實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少實有雲風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孰五斗米頃大敗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雨雪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美吉商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域千里內占卽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來宜蠶從西方來

前漢書志卷二十六  
天文  
若旦有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麋鹿解角蘭  
根出泉水踊略以知日至要決啓景夫天運三十歲  
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  
大備此其大數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  
六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者各一當  
是時禍亂輒應周室微弱上下交怨殺君三十六亡  
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自  
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粵夷狄也爲彊伯田  
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遞起城  
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愁苦臣主共憂患其察襍祥

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橫者繼  
踵而占天文者因時務論書傳故其占驗鱗雜米鹽  
亡可錄者周卒爲秦所滅始皇之時十五年間彗星  
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後秦遂以兵內兼六國  
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又熒惑守心及天市芒角色  
赤如雞血始皇旣死適庶相殺二世卽位殘骨肉戮  
將相太白再經天因以張楚並興兵相踰籍秦遂以  
亡項羽救鉅鹿在矢西流在矢所觸天下之所伐射  
滅亡象也物莫直於矢今蛇行不能直而在者執矢  
者亦不正以象項羽執政亂也羽遂合從阬秦人屠

咸陽凡枉矢之流以亂伐亂也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秦王子嬰降於枳道漢王以屬吏寶器婦女亡所取閉宮封門還軍次于霸上以候諸侯與秦民約法三章民亡不歸心者可謂能行義矣天之所予也五年遂定天下卽帝位此明歲星之崇義東井爲秦之地明効也  
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乍北乍南過期乃入辰星出四孟是時項羽爲楚王而漢已定三秦與相

距滎陽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是秦地戰將勝而漢國將興也辰星出四孟易王之表也後二年漢滅楚  
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占曰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爲匈奴參爲趙畢爲邊兵是歲高皇帝自將兵擊匈奴至平城爲冒頓單于所圍七日乃解

十二年春熒惑守心四月宮車晏駕

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皆下盛彊將害上之變也其後有呂氏之亂

前漢書 卷二十一  
孝文後二年正月壬寅天櫬夕出西南占曰爲兵喪  
亂其六年十一月匈奴入上郡雲中漢起三軍以衛京  
師其四月乙巳水木火三合於東井占曰外內有兵  
與喪改立王公東井秦也八月天狗下梁犜是歲誅  
反者周殷長安市其七年六月文帝崩其十一月戊  
戌土水合於危占曰爲雍沮所當之國不可舉事用  
兵必受其殃一曰將覆軍危齊也其七月火東行行  
畢陽環畢東北出而西逆行至昴卽南乃東行占曰  
爲喪死寇亂畢昴趙也

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占曰爲變謀爲

兵憂婺女粵也又爲齊其七月乙丑金木水三合於  
張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張周地今之河南  
也又爲楚其二年七月丙子火與水晨出東方因守  
斗占曰其國絕祀至其十二月水火合於斗占曰爲  
涿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爲北軍用兵舉事  
大敗斗吳也又爲粵是歲彗星出西南其三月立六  
皇子爲王王淮陽汝南河間臨江長沙廣川其三年  
吳楚膠西膠東淄川濟南趙七國反吳楚兵先至攻  
梁膠西膠東淄川三國攻圍齊漢遣大將軍周亞夫  
等戍止河南以候吳楚之敝遂敗之吳王亡走粵粵

前漢書 卷五十六  
攻而殺之平陽侯敗三國之師于齊咸伏其辜齊王  
自殺漢兵以水攻趙城城壞王自殺六月立皇子二  
人楚元王子一人爲王王膠西中山楚徙濟北爲淄  
川王淮陽爲魯王汝南爲江都王七月兵罷天狗下  
占爲破軍殺將狗又守禦類也天狗所降以戒守禦  
吳楚攻梁梁堅城守遂伏尸流血其下  
三年填星在婁幾入還居奎奎魯也占曰其國得地  
爲得填是歲魯爲國

四年七月癸未火入東井行陰又以九月巳未入輿  
鬼戊寅出占曰爲誅罰又爲火災後二年有粟氏事

### 其後未央東闕災

中元年填星當在觜觶參去居東井占曰亡地不乃  
有女憂其三年正月丁亥金木合於觜觶爲白衣之  
會三月丁酉彗星夜見西北色白長丈在觜觶旦去  
益小十五日不見占曰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觜  
觶梁也其五月甲午金木俱在東井戊戌金去木留  
守之二十日占曰傷成於戊木爲諸侯誅將行於諸  
侯也其六月壬戌蓬星見西南在房南去房可二丈  
大如二斗器色白癸亥在心東北可長丈所甲子在  
尾北可六丈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且去時大如桃

壬申去凡十日占曰蓬星出必有亂臣房心間天子宮也是時梁王欲爲漢嗣使人殺漢爭臣袁盎漢按誅梁大臣斧戍用梁王恐懼布車入關伏斧戍謝罪然後得免

中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火合於虛相去一寸占曰爲鑠爲喪虛齊也

四年四月丙申金木合於東井占曰爲白衣之會并秦也其五年四月乙巳水火合於參占曰國不吉參梁也其六年四月梁孝王死五月城陽王濟陰王死六月成陽公主死出入三月天子四衣白臨邸第

後元年五月壬午火金合於輿鬼之東北不至柳出輿鬼北可五寸占曰爲鑠有喪輿鬼秦也丙戌地大動鈴鈴然民大疫死棺貴至秋止

孝武建元三年三月有星孛于注張歷太微干紫宮至于天漢春秋星孛于北斗齊魯晉之君皆將死亂今星孛歷五宿其後濟東膠西江都王皆坐法削黜自殺淮陽衡山謀反而誅

三年四月有星孛于天紀至織女占曰織女有女變天紀爲地震至四年十月而地動其後陳皇后廢六年熒惑守輿鬼占曰爲火變有喪是歲高園有火災

前漢書 卷三十一  
竇太后崩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見于房占曰爲兵起  
其二年十一月單于將十萬騎入武州漢遣兵三十  
餘萬以待之元光中天星盡擔上以問候星者對曰  
星擔者民勞也後伐四夷百姓勞于兵革

元鼎五年太白入于天苑占曰將以馬起兵也一日  
馬將以軍而死耗其後以天馬故誅大宛馬大死於  
軍元鼎五年太白入于天苑占曰將以馬起兵也一日  
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占曰熒惑所守爲亂賊喪兵守  
之久其國絕祀南斗越分也其後越相呂嘉殺其王  
及太后漢兵誅之滅其國元封中星孛于河戍占曰

南戍爲越門北戍爲胡門其後漢兵擊拔朝鮮以爲  
樂浪玄菟郡朝鮮在海中越之象也居北方胡之域  
也

太初中星孛于招搖星傳曰客星守招搖蠻夷有亂  
民死君其後漢兵擊大宛斬其王招搖遠夷之分也  
孝昭始元中漢宦者梁成恢及燕王候星者吳莫如  
見蓬星出西方天市東門行過河鼓入營室中恢曰  
蓬星出六十日不出三年下有亂臣戮死於市後太  
白出西方下行一舍復上行二舍而下去太白血兵  
上復下將有戮死者後太白出東方入咸池東下入

東井人臣不忠有謀上者後太白入太微西藩第一星北出東藩第一星北東下去太微者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邪臣伏誅熒惑在婁逆行至奎法曰當有兵後太白入昴莫如曰蓬星出西方當有大臣戮死者太白星入東井太微廷出東門漢有死將後熒惑出東方守太白兵當起主人不勝後流星下燕萬載宮極東去法曰國恐有誅其後左將軍桀驃騎將軍安與長公主燕刺王謀作亂咸伏其辜兵誅烏桓

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間占曰爲兵

其五年六月發三輔郡國少年詣北軍五年四月燭星見奎婁間占曰有土功胡人死邊城和其六年正月築遼東玄菟城二月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元平元年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炎風亂鬣轉出西北東南行轉而西有頃亡占曰有雲如衆風是謂風師法有大兵其後兵起烏孫五將征匈奴二月甲申晨有大星如月有衆星隨而西行乙酉祥雲如狗赤色長尾三枚夾漢西行大星如月大臣之象衆星隨之衆皆隨從也天文以東行爲順西行爲逆此大臣欲行權以安社稷占曰太白散爲天狗爲卒



起卒起見禍無時臣運柄祥雲為亂君到其四月昌  
邑王賀行淫辟立二十七日大將軍霍光白皇太后  
廢賀

三月丙戌流星出翼軫東北于太微入紫宮始出小  
旦入大有光入有頃聲如雷三鳴止占曰流星入紫  
宮天下大凶其四月癸未宮車晏駕

孝宣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辰星與參出西方其  
二年七月辛亥夕辰星與翼出皆為蚤占曰大臣誅  
其後熒惑守房之鉤鈐鉤鈐天子之御也占曰不太  
僕則奉車不黜即死也房心天子宮也房為將相心

為子屬也其地宋今楚彭城也

四年七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占曰兵起上卿死  
將相也是日熒惑入輿鬼天質占曰大臣有誅者名  
曰天賊在大人之側

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熒惑在角亢占  
曰憂在宮中非賊而盜也有內亂讒臣在旁其辛酉  
熒惑入氏中氏天子之宮熒惑入之有賊臣其六月  
戊戌甲夜客星又居左右角間東南指長可二尺色  
白占曰有姦人在宮廷間其丙寅又有客星見貫索  
東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炎東南指其色

白占曰有戮卿一曰有戮王期皆一年遠二年是時楚王延壽謀逆自殺

四年故大將軍霍光夫人顯將軍霍禹范明友奉車霍山及諸昆弟賓婚為侍中諸曹九卿郡守皆謀反咸伏其辜

黃龍元年三月客星居王梁東北可九尺長丈餘西指出閣道間至紫宮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東可四尺占曰為水饑其五月勃海水大溢六月關東大饑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

二年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可五尺青白色炎長三寸占曰天下有妄言者其十二月鉅鹿都尉謝君男詐為神人論死父免官

五年四月彗星出西北赤黃色長八尺所後數日長丈餘東北指在參分後二歲餘西羌反

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燭地長可四丈大一圍動搖如龍虵形有頃長可五六丈大四圍所詘折委曲貫紫宮西在斗西北子亥間後詘如環北方不合留一刻所占曰文昌為上將貴相是時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其後宣帝舅子王商為

前漢書 卷五十一  
丞相皆貴重任政鳳如商諧而罷之商自殺親屬皆廢黜

四年七月熒惑踰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時歲星在關星西四尺所熒惑初從畢口大星東東北往數日至往疾去遲占曰熒惑與歲星鬪有病君饑歲至河平元年三月旱傷麥民食榆皮二年十二月壬申太皇太后避時昆明東觀

四年十一月乙卯月食填星星不見時在輿鬼西北八九尺所占日月食填星流民千里河平元年三月流民入函谷關

河平二年十月下旬填星在東井軒轅南端大星尺餘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從西方來填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貫輿鬼十一月上旬歲星熒惑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占曰三星若合是謂驚位是謂絕行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其十一月丁巳夜郎王歆大逆不道牂柯太守立捕殺歆

三年九月甲戌東郡莊平男子侯母辟兄弟五人羣黨爲盜攻燔官寺縛縣長吏盜取印綬自稱將軍三月辛卯左將軍千秋卒右將軍史丹爲左將軍四年

四月戊申梁王賀薨

陽朔元年七月壬子月犯心星占曰其國有憂若有大喪房心爲宋今楚地十一月辛未楚王友薨

四年閏月庚午飛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占曰漢使匈奴明年鴻嘉元年正月匈奴單于雕陶莫臯死五月甲午遣中郎將楊興使弔

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地滅占曰東方客之變氣狀如樹木以此知四方欲動者明年十二月己卯尉氏男子樊並等謀反賊

殺陳留太守嚴普及吏民出囚徒取庫兵劫略令丞自稱將軍皆誅死庚子山陽鐵官亡徒蘇令等殺傷吏民篡出囚徒取庫兵聚黨數百人爲大賊踰年經歷郡國四十餘一日有兩氣同時起並見而並滅令等同月俱發也

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鋪時天暝晏殷殷如雷聲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色從日下東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雞子燿燿如雨下至昏止郡國皆言星隕春秋星隕如雨爲王者失執諸侯起伯之異也其後王莽遂顛國柄王氏之興萌於成帝時

是以有星隕之變後莽遂篡國  
綏和元年正月辛未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長數十丈二刻所息占曰大臣有繫者其年十一月庚子定陵侯淳于長坐執左道下獄死  
二年春熒惑守心二月乙丑丞相翟方進欲塞災異自殺三月丙戌宮車晏駕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謹如雷西南行一刻而上名曰天狗傳曰言之不從則有大禍詩妖到其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驚動謹譁奔走傳行詔籌祠西

王母又曰從目人當來

建平元年十二月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厠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十餘日去占曰天子有陰病其三年十一月壬子太皇太后詔曰皇帝寬仁孝順奉承聖緒靡有解怠而久病未瘳夙夜惟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春秋大復古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

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傳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爲其事大也其六

月甲子夏賀良等建言當改元易號增漏刻詔書改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刻漏以百二十爲度八月丁巳悉復蠲除之賀良及黨與皆伏誅流放其後卒有王莽篡國之禍

元壽元年十一月歲星入太微逆行干右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執法者誅若有罪二年十月戊寅高安侯董賢免大司馬位歸第自殺

前漢書卷第二十六

卷之四